百川學海

高氏子畧　一卷
高氏騷畧　一卷
梅屋獻醜集

己集　二

共三十本

漢書門
類 漢
號 九八五四
函 一〇五
架 九
冊 三〇

内閣文庫
漢
九八五
三冊
三七〇函 一七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854
冊數 30(18)
函號 370 33

子略序

六經後以士才藝自聲於戰國秦漢間往往騁辭立言成一家法觀其跡宕古今之變發揮事物之機智力足以盡其神思致足以殫其用其指心運志固不能盡宗於經而經緯表裏亦有不能盡忘乎經者使之純乎道昌乎世豈不可馳騁規畫鎬錚事功而與典謨風雅並傳乎所逢如此所施又如此終亦六六與群言如一百氏同流可不嗟且措哉嗚呼仲尼皇皇孟子切切猶不克如皋夔如伊呂周召況他乎至若荀況楊雄氏王通韓愈氏是學孔孟者也又不可與諸子同日語或知此意則一言可以明道藝究訏謨可以立身養性致廣大盡高明可以著書立言冊

青金石垂訓乎後世顧所擇如何耳審哉審哉乃系以諸子之學必有因其學而決其傳存其流而辨其術者斯可以通名家究指歸矣作子略

子略卷一

高氏　似孫　續古

黄帝陰符經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故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發殺機日月星辰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脩鍊謂之聖人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所以神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盜機也天下莫不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則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至靜之道律呂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陰符經

陰符經注

太公等注一卷七家十　七家注一卷

李靖注一卷李筌　張杲注一卷

袁淑眞注一卷　蕭眞宰注一卷

黃居眞注一卷　沈亞夫注一卷

任照一注一卷　蹇昌辰注

杜光庭注一卷　陸佃注一卷

李靖陰符機一卷　陰符太無傳一卷張杲傳得於道藏

陰符正義一卷唐韋洪　陰符要義一卷

李筌妙義驪山母傳一卷　陰符辨命論張杲一卷

陰符元談元解先生一卷　陰符經一卷杜光庭

陰符十德經一卷葛洪　陰符經疏一卷袁淑眞

陰符經頌一卷大元子　　陰符經一卷無爲子撰
陰符頌三卷張彬卿撰　　陰符元義一卷唐張魯
陰符丹經一卷防山長　　陰符丹經一卷驪山母注
陰符序一卷李筌　　陰符經訣一卷
陰符經序一卷　　陰符五賊義一卷
陰符小解一卷　　陰符天機經一卷
陰符解題一卷　　陰符丹經解一卷

陸龜蒙讀陰符經詩

清晨整冠坐朗詠三百言備識天地意獻詞犯乾坤
何事不隱德降靈生軒轅口銜造化斧鑿破機關門
五賊忽迸逸萬物爭崩奔虛施神仙要莫救華池源
但[illegible]戰勝[illegible]相高甲兵屯龍蛇競起陸鬬血浮中原
[illegible]與周武反覆更爲尊下及秦漢得猜[illegible]
[illegible]强自休據仁弱無枝蹲狂喉恣吞噬逆翼爭[illegible]
家家伺天發不肯匡淫昏生民墜塗炭此屋爲究[illegible]
秪爲譴此書大樸難久存微臣與軒轅亦是萬世孫
未能窮意義豈敢求瑕痕曾亦愛兩句可與賢達論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方寸了十字萬化皆胚渾
身外更何事眼前徒自喧黃河但東注不見歸崑崙
晝短苦夜永勸若傾一樽

皮日休讀陰符經詩

三百八十言出自伊祁氏上以生神仙次云立仁義
玄機一以發五賊紛然起結爲日月精融作天地髓
不測似陰陽難名若神鬼得之昇高天失之沈厚地

具茨雲木老大塊煙霞委自顓頊以降賊爲聖人執
堯乃一庶人得之賊帝摯摯見其德尊脫身授其位
舜惟一鰥民冗冗作什器得之賊帝堯曰丁作天子
禹本刑人後以功繼其嗣得之賊帝舜用以平降水
自禹及文武天機晳然施如公樹其綱賊之爲聖人
聲詩川競大禮樂山爭峙爰從幽厲餘宸極若孩提
九伯眞大蟲諸侯實虎兕五星合其耀白日下闕里
由是生聖人於焉當亂紀黃帝之五賊拾之若青紫
高揮春秋筆不可刊一字賊子虐甚所姦臣痛於骨
至今千餘年蚩蚩受其賜時代更復改刑政崩且頽
余將賊其道所動多訛毀叔孫與臧倉賢聖多如此
何黃帝機吾得多坎躓

陰符經

似孫曰軒轅氏鑿天之奧洩神之謀著書曰陰符雖
與八卦相表裏而其辭其旨渺乎幾入乎深唯深也
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通天下之賾唯神也
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軒轅氏皆有得於此者堯舜
禹以徠皆精一危微行所無事之時陰符之學無所
著見豈非行之於心仁於天下者乎湯武有誓輜匱
有兵八陣有圖遂皆用此以神其武而況有風后握
奇一書又爲之經緯乎此黃帝心法而後世以爲兵
法者是以此書見之兵家者流殆未曾讀陰符矣嗚
呼若符之學一乎兵則黃帝之所以神其兵者豈必
皆出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故通其變

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爲陰符之機矣其
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此又出於羲畫之表人固有
五賊特莫之見耳若能見之何止乎昌耶夫子曰老
而不死之謂賊此之謂也皮日休之言奇矣皮日休
和陸龜蒙讀陰符詩有曰三百八十言出自伊耆氏
庚氏所見亦今本耳

風后握奇經

馬隆本作握機叙云風后軒轅臣也握者帳也大將所居言其事不可妄示人故云握機人稱諸子總有三本其一本三百六十字其一本三百八十字蓋呂尚增字以發明之其一行簡有公孫弘等語或云武帝令霍光等習之於平樂館以輔少主備天下之不虞令本衍四字

八陣四爲正四爲奇舊注奇讀如字後人說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公孫弘曰世有八卦陣法其既不用奇正以非風后所傳未可參用餘奇爲握奇舊注奇讀如奇耦之奇解云說奇正者多矣而握奇云者四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陣數有九中心奇零者大將握之以應赴八陣之急處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衝圓
地有軸前後有衝一作風雲有風附於天雲附於地衝有
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維故以圓軸
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角故以方天
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爲八陣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或
驚其左或驚其右驚一作警聽音望麾以出四奇
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於
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
衝爲飛龍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其中張翼以
進鳥掖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一作三壘皆逐

天文氣候向背山川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即引其後以掎角前列不動而前前列先進以次之公孫弘曰傳項氏陣法依此今按而前列等八字舊文在依此注下誤也故遷次以成文或合而爲一因離而爲八各隨師之多少觸類而長

天或圓而不動一作天或圓而不械前爲左後爲右天地四望之屬是也一本下有風象二字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一作其次天衝其次地衝其次風衝其次雲衝左右相向是也地方布風雲各在後衝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一作其次地其次天中間兩地爲比是也公孫弘曰比爲地爲從天陣變爲地陣或刊張■布鞶破敵功圍不定其形敗爲動也一本自公孫弘曰動靜二義皆雜出經下中縱布天一一作兩天一無兩字而縱字上有雲象龍一句一作龍一象龍天二次之天二一作兩天縱布地四次於天

後一作縱布四地四地次之一無下四地字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一無地字天地前衝居其右後衝居其左一無二句一無天地字一無居其右後衝五字雲居兩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一本下有比爲動也四字一無

虛實已下公孫弘曰人多傳韓信注釋天或圓布已下與此微有差異而范蠡樂毅之流相繼今亦錯綜於其中其部隊三五或三十或五十變通之理寄之明哲不復備載近古以來其文不滿尺多憑口訣次相傳授予今於難解之處增字發明之耳一本其部隊下上五十云陣圖如此變通由人以爲經文誤也按公孫氏稱與其異者天或員布次遊軍定兩端下以爲正經而以天有衝止觸類而長列于續圖雲爲翔鳥之下今馬本尚如此

握奇經續圖

角音二

初警衆 末收衆

革音五

一持兵　二結陣　三行
四趨走　五急鬬

金音五

一緩鬬　二止鬬　三退
四背　五急背 背一本作趍

麾法五

一玄　二黃　三白
四青 一作赤　五赤 一作青

旗法八

一天玄　二地黃
三風赤　四雲白
五天前上玄下赤
六天後上玄下白
七地前上玄下青 一作赤
八地後上黃下赤 一作青

陣勢八

天　地　風
雲　飛龍　翔鳥
虎翼　蛇蟠
二革二金爲天　三革三金爲地
二革三金爲風　三革二金爲雲
四革三金爲龍　三革四金爲虎
四革五金爲鳥　五革四金爲蛇 舊注此八陣名
用金鼓之制

其金革之間加一角用音者在天爲兼風在地爲兼
雲在龍爲兼鳥在虎爲兼蛇加二角音者全師進
東加三角音者全師進南（西一作）加四角音者全師
進西（南一作）加五角音者全師進北鞞音不止者行
伍不整金革既息而角音不止者師並旋

三十二隊天衝　十六隊風
八隊天前衝　十二隊地前衝
十二隊地軸（合作二十四隊）八隊天後衝
十二軸地後衝　十六隊雲

以天地前衝爲虎翼天地後衝爲飛龍風爲蛇蟠
雲爲翔鳥

馬隆總述

治兵以信求勝以奇信不可易戰無常規可握則握
可施則施千變萬化敵莫能知

四陳讚

動則爲奇靜則爲陳陳者陳列戰則不盡分苦均勞
佚輪轍[illegible]有兵前守後隊勿進

天陳讚

天陳十六內方外圓四面風衝其形象天爲陳之主
爲兵之先潜用三軍其形不偏

地陳讚

地陳十二其形正方雲生四角衝軸相當其體莫測
動用無疆獨立不可配之於陽

風陳讚

風無正形附之於天變而爲蛇其意漸玄風能鼓動
萬物驚焉蛇能圍繞三軍懼焉

雲陳讃（自太公范蠡以來風雲無正形所以附天地）

雲附於地則知無形變爲翔鳥其狀乃成鳥能突擊
雲能晦冥千變萬化金華之聲

飛龍

天地後衝龍變其中有手有足有背有胷潛則不測
動則無窮陳形亦然象名其龍

翔鳥

鷙鳥擊搏必先翶翔勢凌霄漢飛禽伏藏審而下之
下必有傷一夫突擊三軍莫當

蛇蟠

風爲蛇蟠蛇吞天眞勢欲圍繞性能屈伸四季之中
與虎爲隣後變常山首尾相因

虎翼

天地前衝變爲虎翼伏虎將搏盛其威力淮陰用之
變化無極垓下之會魯公莫測

奇兵讃

古之奇兵兵在陳内今人奇兵兵在陳外兵體無形
形露必潰審而爲之百戰不昧

合而爲一離而爲八

合而爲一平川如城散而爲八逐地之形混混沌沌
如環無窮紛紛紜紜莫知所終合則天居兩端地居
其中散則一陰一陽兩兩相衝匆爲事先動而輙從

遊軍

遊軍之形乍動乍靜避實擊虛視羸撓盛結陳趨地斷繞四徑後賢審之勢無常定

金革

金有五革有五退則聽金進則聽鼓鼓以增氣金以抑怒握其機關戰不失度

鞞鼓

紅塵戰深白刃相臨勝負未決人懷懼心乍奔乍背或縱或擒行伍交錯整在鞞音

麾角

麾法有五光目條流角音有五初驚末收麾者指麾角者驚覺臨機變化愼勿交錯倪光目一作光自

兵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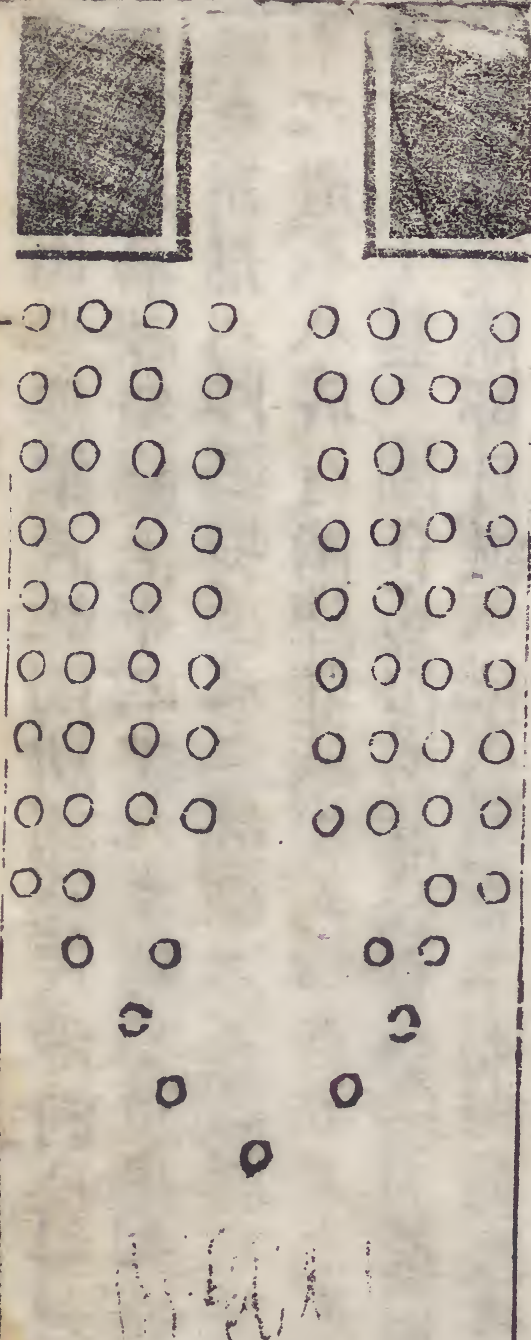
上兵伐謀其下用師蓋本逐末聖人不爲利物禁暴隨時禁衰蓋不得已聖人用之英雄爲將夕惕乾乾舊闕四字其形不偏樂與身後勞與身先小人偏勝君子兩全爭者逆德不有破軍必有亡國握機爲陳動則爲賊後賢審之勿以爲惑夫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聖人之言以戒來者天一作下

似孫曰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其妙本乎奇正相生變化不測蓋潛乎伏羲氏之畫所謂天地風雲龍鳥蛇虎則其爲八卦之象明矣蓋注奇讀如奇耦之奇則尤可與易準諸儒多稱諸葛武侯八陣唐李衛公六花皆出乎此唐裴緒之論又以爲六十四陣

之變其出也無窮若此則所謂八陣者特八卦之統
爾僕氏易學卦變至乎四十九九十有六奇正相錯變
化無窮是可以名數該之乎然觀太公武韜且言牧
野之師有天陣有地陣此固出於握奇而又有人陣
焉此又出於天地陣之外者非八陣六化所能盡也
獨孤及作風后八陣圖記有曰黃帝順煞氣以作兵
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機制勝作為陣圖故八其陣
所以定位衝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負其四維所次
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
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遊軍以案其
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
四奇皆出圖成鑄鼎帝用經略北逐獯鬻南平蚩尤

遺風宜其神機未昧項籍得之霸西[illegible]
九江孝武得之懷匈奴唐天寶中客有得[illegible]
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按魚復之圖全本於握
機蹟其妙窮其神者武侯而已獨孤乃以為項羽武
帝得之末之思歟

武侯八陣圖 附



仍孫曰蜀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八陣圖其一圖在沔陽高平故壘鄣道先水經以爲傾而難識矣其一圖在新都八陣鄉峙土爲魁植以江石四門二首六十四魁八八成行兩陣並峙周九四百七十二步魁百有三十其一圖在魚復者隨江布勢積石爲規前障壁門後倚郤月縱八横八魁容二丈内面偃月九六鱗差江自岷來奔怒湍激驚雷迅馬不足以敵其雄也徙華變滄不足窮其力也磊磊斯石載轟載擣知幾何年曾不一仄是非天所愛神所徵者歟昔者風后以陣法佐黃帝戮蚩尤若變與神蓋出於握奇經者也所謂經者本乎先天臏乎八卦錯以九疇非武侯窺其幾泄其用四頭八尾脉落聯因隊相容隨形可首雖曰奇正迭變未有不出於正者故曰黃帝之師百戰百勝者此其得之桓温固嘗驚嘆以爲常山蛇杜甫又切感嗟稱其石不轉武侯之心則二子所未深知也惟王通氏以爲亮而無死禮樂可興吁知武侯者通乎昔者先王處民以井寄兵於民熟之以禮容用之以節制是誠不陣而可以服人兵者使武侯昌諸用勸諸功甘誓牧誓可也天不壽漢圖石如泣悲夫武侯又有將苑一卷十六策一卷

鬻子

魏相奏記載霍光曰文王見鬻子年九十餘文王曰噫老矣鬻子曰君若使臣捕武逐麋臣已老矣若使坐策國事臣年尚少文王善之遂以爲師今觀其書

則曰發政施仁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不求而得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其所以啓文王者決矣其與太公之遇文王有相合者太公之言曰君有六守仁義忠信勇謀又曰鷙鳥將擊卑飛翩翼武狼將擊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尤決於啓文王者矣非二公之言殊相經緯然其書辭意大略淆雜若大誥洛誥之所以爲書者是亦漢儒之所綴輯者乎太公又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哥矣

藝文志叙鬻子名熊著書二十二篇今一卷六篇唐貞元間柳伯存嘗言子書起於鬻熊此語亦佳因録之永徽中逢行珪爲之序曰漢志所載六篇此本凡十四篇予家所傳乃篇十有二

太公金匱六韜

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鄭康成稱其天期已至兵甲之彊師卒之武也今伐商合兵以清明也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與詩合也武王之問太公曰何以知人心王時寢疾太公負而起之曰行迫矣勉之武王乃駕鶩冥之車周旦爲之御至于孟津太黃參連弩大才扶胥車戰具飛梟赤莖白羽以銅爲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銅爲首副翮也以晝則爲光夜則爲星方頭鐵鎚重六斤名鐵鉞一行馬廣二丈二十具渡溝飛橋廣五丈轉關轆轤鷹爪方凶鐵把柄長七尺天陣日月斗杓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爲天陣地陣丘陵水泉有左右前後之利人陣車馬文武積櫓臨衝攻具雲梯飛樓視城中也武衝大櫓三軍所須雲火萬炬火具吹鳴

篚審此則康成所曰兵甲之彊師率之武爲可攷歟
亦持所謂檀車煌煌駟騵彭彭者也又攷諸武王曰
殷可伐乎太公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武王又曰諸
侯已至士民何如太公曰大道無親何急於元士武
王又曰民吏未安賢者未親何如太公曰無故無新
如天如地其言若有合於書者詩之上章曰保右命
爾變伐大商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此之謂歟

孔叢子

漢藝文志無孔叢子而孔甲盤盂二十六篇出于雜
家而又益以連叢其獨治篇稱孔鮒一名甲世因曰
孔叢子盤盂者其事雜也漢書注又以孔甲爲黄帝
之史或夏帝時人篇第又不同若非今孔叢子也耶

問篇載子思與孔子問答如此則孔子時子思且已
長矣然孔子家語後敘及孔子世家皆言子思年止
六十二而卒以子思在魯穆公時固常師之是爲的
然矣按孔子没於哀公十六年後十六年哀公卒又
悼公立三十七年元公立二十一年穆公既立距孔
子之没七十年矣當是時子思猶未生則問答之事
安得有之耶此又出於後人綴集之言何其無所據
若此好古之癖每有悦乎異帙奇篇及觀其辭攷其
事則往往差謬而同異嗚呼夫子没而微言絶異端
起而大義乖皆苟簡於一時而增疑於來世也故爲
學者舍六經何師焉

曾子

曾子者曾參與其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講論孝行之道天地事物之原凡十篇自修身至于天圓已見於大戴禮篇爲四十九爲五十八他又雜見於小戴禮略無少異是固後人掇拾以爲之者歟劉中壘父子秦漢七略已不能致辨於斯況他人乎然董仲舒對策已引其言有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則書固在董氏之先乎又其言曰君子愛日及時而成難者不避易者不從旦就業夕自省可謂守業年三十四十無藝則無藝矣五十不以善聞則無聞矣質者吾自三省吾身何其辭費耶予讀先大史史記注七十二弟子傳參字子輿音如宋昌驂乘之參因併及之

魯仲連子

仲連生戰國間可謂大不幸者矣有其材即無其時有其時無其事業此志士之所共嗟也若其辭氣儁放倜儻磊落琅琅乎誓誥之風遺燕將一書有曰智者不背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以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辭旨激亮隱然出乎戰國之表其義高矣史記傳仲連言其莫肯干仕嗚呼當是時士掉三寸舌得意天下一言捭闔取富貴如拾芥往往挾詐尚譎揉轥於名利之場如恐不及仲連智謀辯勇非儀秦[illegible]衍輩可伍因事抗議切中事機排難解紛迎刃而破心畏爵賞如逝鴻避弋連之意沉冥斯世久矣使連苛縻不過相齊耳天下諸侯方仄足惴惴將一于

秦亦豈一齊所可亡秦者逃歸海上瞭焉著龜兹其
所以大過人歟戰國以來一人而已

晏子春秋

孔子刪詩而魯頌居周商之中孔子定書而費誓秦
誓在周書之後下僭上臣逼君禮義銷微制度掃地
聖人無所施其正救而猶惓惓於詩書至於世日益
亂分日益陵三綱五常斲喪乖紊天地之變有不可
勝言者而春秋作矣春秋所書莫大於齊晉之霸齊
晉之霸莫雄於管仲之謀周室法度爲之蕩然其爲
術至慘也至無道也其遺患天下後世者仲也三歸
反坫仲於禮也何有以此謀國國安得正而況背義
違禮桓公唯甚君臣之際不亦陋乎不特是也自太

公彊于齊至于宣公蓋二十三傳矣而弒死十有一
嗚呼何其甚亂也獻公殺其兄襄公淫其妹懿公宣
公皆以淫惡而見弒當是時禮亡義隳豈復知有君
臣上下之分哉在景公時齊之爲齊趨於弱入於危
矣公燕群臣請無爲禮是何其言之謬法之蕩也晏
子蹴然進曰君言過矣群臣固欲君之棄禮也力強
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殺其君而禮不使也戰國之
污有臣如此亦庶幾焉然而田氏之宗世世齊政賣
恩斂惠以懷其民民亦忘齊而歸田氏禮之素蕩義
之素隳魚爛冰銷有不可禦誦晏子之語究晏子之
心豈不哀哉孟子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

老子注　　高氏似孫續古

河上丈人戰國時人　　河上公漢文帝時人

毋丘望之漢長陵三老又章句二卷　　嚴遵漢處士又指歸十一卷

王弼又老子指畧二卷　　鍾會

羊祜又有解釋　　蜀才

孫登晉尚書郎　　汪尚晉江州刺史

劉仲融　　袁眞晉中郎將

張馮　　曹道冲

盧景裕　　陶弘景

陳臯　　鍾植

李允愿　陳嗣古
惠琳僧　惠嚴僧
鳩摩羅什　義盈僧
程韶集注　任眞子集注
張道相道士集三十家注　梁曠又道經經品四卷
偃松子　李納
李榮道士　辟閭仁諝
傅奕　楊上善
吳善經又小解二卷　李君愚
顧歡義疏一卷又義綱一卷　孟智周義疏五卷
韋處元義疏四卷　戴詵義疏九卷
趙志堅義疏四卷　王顧義疏四卷

□徵義疏十四卷　賈青夷義疏四卷
梁武帝講疏四卷又六卷　何晏講疏四卷又道德問二卷
王□…言道德記二卷　葛洪序訣二卷
李元…義疏…卷　韓莊元旨二卷
劉遺…講…卷　扶少明道士道德經諸二卷
陸希…道德經四卷　杜光庭廣聖義三十卷
賈大隱…述…十卷　元景先生簡要義五卷
陸修靜…德經新…一卷　陳景先道士以微二卷
崔少元…子心…一卷　賈善翊傳三卷
何晏道德二論晏又有講疏四卷
何平叔晏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迺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爲道德

二論又晏注老子未畢見弼自説注老子旨何意多
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喏喏遂不復注因作二論文
章敘録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絶禮棄學晏説
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魏氏春秋曰弼論道約美不
如晏自然出拔過之又曰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

裴徽論老子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
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耶弼曰聖人體
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恒訓
其所不足永嘉流人名曰徽字文季河東聞喜人太常潛少弟也仕至冀州刺史王弼別傳曰弼父爲尚書郎裴徽爲吏部郎徽見異之故問

老子

卦始於犧畫於文王成於孔子天人之道極矣究
事之始終合天地之運動吉凶悔吝禍福興衰存陰
陽之妙迭爲鎖復有無相乘盈虛相盪此天地之用
聖人之功也易有憂患此之云乎書紀事詩攻俗春
秋以明道禮樂以稽政往往因其行事書以記之者
也易之作極聖人之藴奥而天下無遺思矣老子之
學於道深矣反覆其辭約研其旨其造辭立用特欲
出於天地範圍之表而道前古聖人之所未道者然
而不出於有無相乘盈虛相盪之中所謂道者蓋犧
皇之所鑿周孔之所貫豈復有所增損哉六經之李
立經垂訓綱紀萬世老氏用心又將有得於六經之
外非不欲返世眞澆挈民清淨然善用之者蓋可爲

黄老爲唐虞其不善用之則兩晉齊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此非言者之過也世之言老氏者往往以爲其道出於虛無恬漠非道之實而病之其又偏矣太史公所謂尊孔氏者則黜老子尊老子者則黜孔氏柳宗元獨曰老子孔子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何斯言之審且安也揚雄氏太玄則曰孔子文足者也老君玄足者也淵乎斯言

莊子法

向秀 二十卷　司馬彪 十六卷
郭象 十卷　李頤 晉三十卷
崔譔 十卷　楊上善 十卷
盧藏用 十二卷　文如海 道士十卷

成玄英 道士三十卷又義疏十三卷　張昭 十卷
李順　王元吉 集解二十卷
梁簡文帝 講疏三十卷　張機 講疏二卷
李叔之 義疏三卷宋處士　戴詵 義疏八卷
王穆 義疏十卷　周宏正 講疏八卷
陸德明 文義句二十卷　馬廓 古本正義十卷
梁曠 南華論三十五卷　李充 論二卷
張隱居 指要三十三篇　張游朝 南華罔象說十卷
賈參寥 通眞論三卷唐人　碧虛子 南華總章二卷又章句七卷
元載 南華通微十卷

向秀莊子解義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

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秀別傳曰秀與嵇康呂安爲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邁俗而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嗤之後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書詎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否安乃驚曰莊周不死矣後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秀本傳或言秀遊託數賢蕭屑卒歲都無注述唯好莊子聊隱崔譔所注以備遺忘云竹林七賢論云秀爲此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了視聽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遺天下外萬物雖復使動競之人顧觀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爲人薄行有儁才文士傳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學志老莊時人咸以爲王弼之亞辟司空掾太傅主簿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字而已文士傳曰象作莊子注最有清辭遒旨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支道林釋莊子逍遙義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馮氏譜曰馮懷字祖思長樂人歷太常護軍將軍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鷃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爲能無待而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鷃鵬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鷃以在近而笑遠者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爲不疾而速則逍然靡不適此所以爲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饑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烝嘗於糗糧絕觴爵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此向郭之注所未盡

晉人好言老莊

魏阮籍達莊論曰天道貴順地道貴靜聖人修之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莊周乃齊禍福而一死生以天地為一物以萬類為一指無乃繳惑以失真而自以為誠者也

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歎曰使我解四本談不翅爾周祗隆安記曰仲堪好學而有理思也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晉安帝紀曰仲堪有思理能清言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晉陽秋曰庾敳字子嵩潁川人侍中峻第二子恢閔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仕至豫州刺史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許詢謝安王公謝顧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篇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語曰彼何為者也曰孔氏曰孔子何治子貢曰服忠信行仁義節禮樂選人倫孔氏之所治也曰有上之君歟曰非也漁人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孔子聞而求問之遂言八疵四病以誡孔子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適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敘致精麗才藻奇拔眾咸稱善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粗難因自敘其意作萬餘語

才峯秀逸（文字志曰安神情秀悟善談玄遠）既自難干加意氣
擬託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君一
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
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爲掾世謂
三語掾（名士傳曰阮脩字宣子陳留人好老易能言理）

郭子玄有儁才能言老莊庾敳嘗稱之每曰郭子玄
何必減庾子嵩（名士傳曰郭象字子玄自黃門郎爲太傅主簿任事用勢傾動一府敳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其伏理推心皆此類也）

莊子

道德三千言辭絜旨謐澹然六經之外其用則易也
莊周則不然浚滌沉潛若老於玄者而泓峥蕭瑟乃
欲超遙於老氏之表是以其說意空一塵倜儻[illegible]
無一毫蹈襲沿仍之陋極天之荒窮人之僞放肆迫
演如長江長河衮衮灌注泛濫乎天下又如萬籟怒
號澎湃洶湧聲沉影滅不可控摶率以荒怪詭誕狂
肆虛眇不近人情之說瞽亂而自呼至於法度森嚴
文辭儁健自作瓌新亦一代之奇才乎戰國多奇士
荀卿之學有志斯世者也魯連之辯獨善其身者也
寓言一書非深乎道者未易造此顧獨以滑稽發之
士至於無所用其才而猶區區於矯拂世俗之弊者
不亦愁愁乎方是時天下大壞蕩不可支攘奪争凌
轢然一律其意思有以激之回之矯之夷之肆意無
忌以放乎辭矯世之私曾不一二而亂天下之過特

不可免於中若其公言託孔子以自致其過者二十有九章又言堯禹文王太公之事皆非詩書所見而竊快其無稽之論押聖侮道茲爲亦甚矣學者知之乎

列子

劉向論列子書穆王湯問之事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又觀穆王與化人游若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夏革所言四海之外天地之表無極無盡傳記所書固有是事也人見其荒唐幻異固以爲誕然觀太史公史殊不傳列子如莊周所載許由務光之事漢去古未遠也許由務光往往可稽遷猶疑之所謂御寇之說獨見於寓言耳遷於此詎得不致疑耶周之末篇敘墨翟禽滑釐慎到田駢關尹之徒以及於周而御寇獨不在其列豈御寇者其亦所謂鴻蒙缺者歟然則是書與莊子合者十七章其間尤有淺近迂僻者特出於後人會粹而成之耳至於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此固有及於佛而世不疑之夫天毒之國紀于山海竺乾之師聞于柱史此楊文公之文也佛之爲教已見於是何待於此時乎然其可疑可怪者不在此也

文子

柳子厚以文子徐靈府注十二卷李暹訓注十二卷天寶中以文子爲通玄眞經子爲老子弟子其辭指皆本之老子其傳曰老子弟子雖其辭指柳子厚以爲時有若可取蓋駁書也凡孟子數家皆入剽竊

文詞又牙相抵而不合入其損益之歟或聚斂以成其書歟乃爲刋去謬亂頗發其意子厓所刋之書世不可見矣今觀其言曰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又曰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又曰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欲貧則觀其所愛又曰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此亦文子之一斷也

子略卷二

子略卷三

高氏　似孫　續古

戰國策

班固稱太史公取戰國策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作史記三書者一經太史公采擇後之人遂以爲天下奇書予惑焉每讀此書見其叢脞少倫同異錯出事或著於秦齊又復見於楚趙言辭謀議如出一人之口雖劉向校定卒不可正其淆駁會其統歸故是書之汨有不可而辨者況於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乎二書紀載殊無奇耳然則太史公獨何有取於此夫載戰國楚漢之事舍三書他無可攷者太史公所以加之采擇者曰此乎柳子厚嘗謂左氏國語其闊深傑異

固世之所馳騖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槩於聖余懼世之學者惑其文采而論其是非作非国語昔讀是書殊以子厚言之或過矣反覆戰國策而後三嘆非國語之作其用意切用功深也予遂效此盡取戰國策與史記同異又與說苑新序雜見者各彙正之名曰戰國策考

管子 尹知章注三十卷 佑管氏指略二卷

古者盛衰之變甚可畏也先王之制其盛極於周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武成康周公之所以制周者非一人之力一日之勤經營之難積累之素況又有出於唐虞夏商之舊者及其衰也一夫之謀一時之利足以銷靡破鑿變徙刻蝕而迄無餘脈吁一何易耶

九合之力一霸之圖於鄉何有也使天下一於兵而忘其爲農天下一於利而忘其爲義孰非利也而乃攻之以貪驕之以詐孰非兵也而乃趨之以願行之以一切先王之所以經制天下者湮散風靡無一可傳嗚呼仲其不仁者哉而況井田既壞槩量既立而商鞅之毒益滋矣封建既隳詩書既燎而李斯之禍益慘矣索誰之咎耶瀕唐之君貪功苟利兵窮而用之無法民削而誅之無度又有出於管仲鞅斯之所不爲者豈無一士之智一議之精區區有心於復古者而卒不復可行蓋三代之法其壞而掃地久矣壞三代之法其一出於管仲乎劉邵之志人物也曰管仲曰商鞅皆以隸之法家李德裕以邵之索隱精微

研幾玄妙實天下奇才至以管仲與商鞅俱人物之品往往不倫德祐顧未嘗熟讀其書耳邵所謂皆出於法者其至論歟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使齊盡變其功利之習僅庶幾於魯耳然則安得而變哉聖人非有志於變齊也古之不可復也爲可嘆耳

尹文子

班固藝文志名家者流録尹文子其書言大道又言名分又言仁義禮樂又言法術權勢大略則學老氏而雜申韓也其曰民不畏死由過於刑罰者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則知生之可樂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有希於老氏者也又有不變之法曰等

之法理衆之法平準之法此有合於申韓然則其學雜矣其學淆矣非統乎道者也仲長統爲之序以子學於公孫龍按龍客于平原君趙惠文王時人也齊宣王死下距趙王之立四十餘年則子之先於公孫龍爲甚明非學乎此者也晁氏嘗稱其宗六藝數稱仲尼熟考其書未見所以稱仲尼宗六藝者僅稱誅少正卯一事耳嗚呼士之生於春秋戰國之間其所以熏烝染習變幻捭闔求騁於一時而圖其所大欲者往往一律而同歸其能屹立中流一掃群異學必孔氏言必六經者孟子一人而已

韓非子

士生戰國才不一伸抱智懷謀其求售殊切切亦可

憐也商鞅以法治秦李斯又以法治秦秦之立國一
出於刑罰法律而士以求合者非此不可始皇一見
韓非之書喟然歎曰寡人得見斯人與之游死不恨
矣始皇所以惓惓於非者必有所契者今讀其書往
往尚法以神其用薄仁義厲刑名背詩書課名實心
術辭旨皆商鞅李斯治秦之法而非又欲凌跨之此
始皇之所投合而李斯之所忌者非迄坐是爲斯所
殺而秦即以亡固不待始皇之用其言也說難一篇
殊爲切於事情者惟其切之於求售是以先爲之說
而後說於人亦庶幾萬一焉耳太史公以其說之難
也固嘗悲之太史公之所以悲之者抑亦有所感慨
焉而後發歟嗚呼士生不遇視時以趨使其盡遇[illegible]

無足道而況說難孤憤之作有如非之不遇者乎揚
雄氏曰秦之士賤而拘信哉

墨子

韓非子謂墨子死有相里氏之墨相芬氏之墨鄧陵
氏之墨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其爲說異矣
墨子稱堯曰采椽不斲茅茨不翦稱周曰嚴父配天
宗祀文王又引若保赤子發罪惟均出於康誥泰誓
篇固若依於經據於禮者孟子方排之不遺一力蓋
闢之夫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鄭聲
恐其亂雅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墨之爲書一切如莊周如申商如韓非惠施之徒雖
不闢可也唯其言近乎譌行近乎誣使天下後世人

盡信其說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是不可不加闢也嗚呼孟子之學一於羽翼群經推尊聖人者歟異時有纏子者脩墨子之業唯曰勸善兼愛墨子重之嗚呼學墨子者豈學此乎

鄧析子

劉向曰非子產殺鄧析推春秋驗之按左氏魯定公八年鄭駟歂嗣子太叔爲政明年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歂嗣於是爲不忠攷其行事固莫能詳觀其立言其曰天於人無厚君於民無厚又曰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其意義蓋有出於申韓之學者矣班固藝文志乃列之名家列子固嘗言其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治而子產誅之豈用[illegible]左氏異矣荀子又言其不法先王不是禮義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則亦流於申韓矣夫傳者乃曰歂殺鄧析是爲不忠鄭以衰弱夫鄭之所以爲國者有若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庶幾於古矣子產之告太叔曰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子產惠人也固已不純乎德他何足論哉不止竹刑之施而民懼且駭也嗚呼春秋以來列國綦錯不以利勝則以威行與其民揉轥於爭抗侵凌之域豈復知所謂仁漸義摩者其民苦矣固有惠而不知爲政者豈不賢於以薄爲度以威爲神乎析之見殺雖歂之過亦鄭之福也

亢桑子

孔子曰上有好者下有甚焉亢桑子之謂歟開元天寶間天子方鄉道家者流之説尊老氏表莊列皇皇乎清虛冲澹之風矣又以亢桑子號洞靈眞經上既不知其人之僊否又不識其書之可經一旦表而出之固未始有此書也襄陽處士王褒來獻其書書褒所作也按漢畧隋志皆無此書褒之作也亦思所以趨世好迎上意耶今讀此編往往采諸列子文子又采諸呂氏春秋新序説苑又時采諸戴氏禮源流不一往往論殊而辭異可謂雜而不純濫而不實者矣太史公作莊周列傳固嘗言其語空而無實而柳宗元又以爲空言之尤皆足知其人決其書然柳氏所見必是王褒所作者

鶡冠子

春秋戰國間人才之偉且多有不可勝者不得其時不得其位不得其志退而藏之山谷林莽之間無所泄其謀慮智勇大抵見之論著然其經營馳騁天下之志未始一日忘而其志亦可窺見其萬一者矣是以功名之念有以怵其心利害之機有以蕩其慮而特立獨行之操不足以盡洗見聞之陋也是其爲書不出於黄老則雜於刑名是蓋非一鶡冠子而已也柳子厚讀賈誼鵩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爲盡出鶡冠子得其書讀之殊爲鄙淺唯誼所引用者爲甚美餘無可言者列僊傳曰鶡冠子楚人隱居衣弊履穿以鶡爲冠莫測其名著書言道家事則蓋出於黄老矣

其書有曰小人事其君務蔽其明塞其聰乗其威以灼熱天下天高而難追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違其言如此是蓋未能忘情於斯世者至曰鳳鳥陽之精麒麟陰之精萬民者德之精嗚呼亦神矣

孫子

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兵也不重傷不禽二毛不以阻隘明恥教戰宋兵也少長有禮八節和睦晉兵也制國作政以寄軍令齊兵也僕三千人有紀有綱秦兵也伐晉之舉喪乃止焉楚兵也周衰制瀆法蕩政不克綱強弱相凌一趨於武後兵圖霸干戈相尋甚可畏也其間謀帥行師命意立制猶知篤豊信尚訓齊庶幾三代仁義之萬一焉耳[illegible]於毒也兵流於毒始於孫武乎武稱雄於言兵往往舍正而鑿奇背義而依詐凡其言議反覆奇變無常智術相高氣驅力奮故詩書所述韜匱所傳至此皆索然無餘澤矣先儒曰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是猶言學者也吳越交兵勝負未決武居其間豈無所以爲強吳勝越者二十年間闔廬既以戰死夫差旋喪其国方是時武之術不行於他国特見信於吳而武之言兵亦知爲吳計而已成敗興亡易如反掌固無待於殺天下後世兵其可以習用歟

吳子

自有春秋而天下日窮於兵孫武以言兵進於吳吳起以言兵售於魏各以書名家然讀其書其說蓋其

孫武截然其不相侔也起之書幾乎正武之書一乎
竒起之書尚礼義明教訓或有得於司馬法者武則
一切戰国馳騁戰爭也謀逞詐之行耳武侯浮西河
下中流喟然嘆曰美哉山河之固山之宝也起言之
曰在德不在險德之不修舟中之人不敵国也斯言
之善質於經求之古矣也烏虖覆此已則所教在礼
所貴在礼夫以湯武仁古不之起誠有問求之於斉
魯晋行秦楚之論兵者起庶幾乎武侯賢矣聽起者
馬矣君臣之遇不為不早矣不問一生一葉如敝屣大
名志業迄不一就士之思古安得不之息於斯哉其
當新造之国輔未壯之君馭不附之大臣臨未信之
百姓而乃明法審令之疎遠之公族指不急之官

持意太過撰制太嚴是所以速禍耳起乃疎於此即

范子

范子之事不亦奇乎蠡相越王句踐深謀隠策者一
十二年迄與亡大雪越恥句踐之　蠡上將軍蠡即
日上書句踐爲扁舟五湖間然無聲又浮海入齊變姓
名鴟夷子皮父子治貲數十萬齊聞之延爲相有頃
上相印盡散其所有獨懷重寶行次乎陶天下稱陶
朱公嗚呼智哉唐王績詩范蠡何智哉單舟戒輕裝
與吾言合節蠡方居齊以書徼大夫種曰蜚鳥盡良
弓藏狡兎死走狗烹王長頸可共患難不可共樂合
承圖之嗚呼此非蠡之言計然之言也初有計然者
遨遊海澤自稱漁父蠡有請曰先生有陰德願令國

社稷長保血食計然曰越王鳥[illegible]不可以同利乘之
智其有爽於此乎此編卷十有二往往極陰陽之變
窮厂數之微其言之妙者有曰人之變如水隨形
蠡之所以候時而動見幾而作　其亦有得乎此計
然濮上人姓辛名文子其先晉　公子也

鬼谷子 隋志鬼谷先生自樂一[illegible]氣一[illegible]

戰國之事危矣士有挾雋異豪偉之氣求騁乎用其
應對酬酢變詐激昂以自放於文章見於顴頰險怪
離合揣摩者其辭又極矣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數術
其變譎其辭談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矣一開一闔
易之神也一翕一張老氏之幾也鬼谷之術往往有
闔闢翕張之外神而明之益至於自[illegible]

不可禦予嘗觀諸陰符矣窮天之用賊人之私而陰
謀詭祕有金匱韜略之所不可該者而鬼谷盡得而
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按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
隋志始有之列於縱橫家唐志以為蘇秦之書然蘇
秦所記以為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
生無鄉里族姓名字今攷其言有曰世無常貴事無
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
不憂凡此之類其為辭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
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贖者不亦幾乎
郭璞登樓賦有曰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
遊僊詩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何誰云
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

谷注其書者樂臺皇甫謐陶弘景尹知章知章鄜人

子略卷三

子略卷四

呂氏春秋

高氏　似孫　續古

淮南王尚奇謀募奇士廬館一開天下雋絶馳騁之流無不雷奮雲集蜂議横起瓌詭作新可謂一時傑出之作矣及觀呂氏春秋則淮南王書殆出於此者乎不韋相秦蓋始皇之政也始皇不好士不韋則徠英茂聚畯豪簪履充庭至以千計始皇甚惡書也不韋乃極簡冊攻筆墨采精録異成一家言吁不韋何爲若此者也不亦異乎春秋之言曰十里之間耳不能聞帷墻之外目不能見三畝之間心不能知而欲東至開悟南撫多鷃西服壽靡北懷靡耳何以得哉

四國極此所以讖始皇也始皇顧不察哉斬以此書暴
之咸陽門曰有能損益一字者與千金人卒無一敢
易者是亦愚黔之甚矣秦之士其賤若此可不哀哉
雖然是不特人可愚也雖始皇亦為之愚矣異時亡
秦者又能屠沽負販不一知書之人嗚呼

黃石公素書

梁肅圯橋石表曰黃帝氏方平蚩尤時乃有玄女啓符
風后行誅漢祖方征秦項時乃黃石授兵留侯演成
易稱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又曰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蓋謂是矣東坡以為子房授書於圯上老人其事甚
怪安知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世不察以
為鬼物亦已過矣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
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
上老人之所深惜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
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鋭之氣使之忍小忿
而就大謀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在能忍與
不能忍之間耳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
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豈出於張良
者乎按黃石公又有三略三卷兵書三卷三奇法一
卷陰謀軍祕一卷五壘圖一卷内記敵法一卷祕經
一卷記一卷又有張良經一卷其出於三略素書者
乎

淮南子

少愛讀楚辭淮南小山篇聱峻瓌磊他人制作不可

企攀者又慕其離騷有傳窈窕多思致每曰淮南天下奇才也又讀其書二十篇篇中文章無所不有如與莊列呂氏春秋韓非子諸篇相經緯表裏何其意之雜出文之沿複也淮南之奇出於離騷淮南之放得於莊列淮南之議論錯於不韋之流其精好者又如玉杯繁露之書是又非獨出於淮南所謂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大山小山諸人各以才智辯謀出奇馳儁所以其書駁然不壹雖然淮南一時所延蓋又非止蘇飛之流也當是時孝武皇帝雋鋭好奇蓋又有甚於淮南內篇一陳與帝心合內少君下王母聘方士搜蓬萊神僊譎怪日日作新其有感於淮南所謂崑崙增城璇室懸圃弱水流沙者乎武帝雖不僊猶饗多壽王何爲者卒不克終士之誤人一至于此然其文字殊多新特士之厭常玩俗者往往愛其書況其推測物理探索陰陽大有卓然出人意表者唯揚雄氏曰淮南説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太史公之用聖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耳悲夫

賈誼新書

養氣之學孟子一人而已士之有所激而奮者極天地古今之變動山川草木之情狀人物智愚賢否是非邪正之銷長有觸於吾心有干於吾氣慮遠而志善事切而憂深其言往往出於危激哀傷之餘而其氣有不可過者擧天地今古山川草木人物盛衰之變皆不足以敵之嗚呼此屈原賈誼之所爲者乎皮

中休讀賈誼新書嘆其心切其憤深其辭隱而麗其
藻傷而雅唯蘇公軾以爲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
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論亦奇矣
以余觀之雖東坡亦不能自用其才况賈生乎又曰
觀[illegible]過湘作賦以吊屈原紆鬱憤悶趯然有遠舉之
志[illegible]後卒以自傷哭泣至于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
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嗚呼此東坡以志
量才識論誼者非誼之所及也是蓋孟子之所謂持
其志無暴其氣者耳蘇公有之

桓寛鹽鐵論

鹽鐵論者漢始元六年公卿賢良文學所與共議者
也漢制近古莫古乎議國有大事詔公卿列侯二千
石博士議郎雜議是以廟祀議伐匈奴議捐朱崖而
石渠論經亦有議皆所謂詢謀僉同者也初武帝以
師旅之餘國用不足縣官悉自賣鹽鐵酤酒海内虚
耗户口减半帝務本抑末不與天下爭利乃詔有司
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之班氏一贊
專美乎此（顏師古曰元帝紀贊班彪所作）然觀一時論議其所問對
非不伸異見騁異辭亦無有舉然大過人者其曰行
遠者因於車濟海者因於舟成名者因於資則一時
趣尚可乎矣又曰九層之臺傾公輸子不能正大朝
一邪伊望不能復則一時事體可知矣夫上有樂聞
下無隱議得失明者其言違利害决者其慮輕不决
一言何取群議審此亦足以占士氣觀國勢矣然元

而詔書乃曰公卿大夫好惡不同雅説空進而事亡成功此誠言也天下後世同此患也吁

王充論衡

論衡者後漢治中王充所論著也書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其爲言皆敘天證敷人事析物類道古今大略如仲舒玉杯繁露而其文詳詳則理義莫能覈而精辭莫能肅而括幾於蕪且雜矣漢承滅學之後文景武宣以來所以崇厲表章者非一日之力矣故學者嚮風承宣日趨於大雅多聞之習凡所譔録日益而歳有加至後漢盛矣往往規度如一律體裁如一家是足以雋美於一時而不足以準的於來世何則事之鮮純言之少擇也劉向新序説苑奇矣亦復少探索之工闕詮定之密其敘事有與史背者不一二書尚爾況他書乎袁崧後漢書云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見之以爲談助談助之言可以了此書矣客有難充書繁重者曰石多玉寡寡者爲珍龍少魚衆少者爲神乎充曰文衆可以勝寡矣人無一引吾百篇人無一字吾萬言爲可貴矣予所謂乏精覈而少肅括者正此謂歟

太元經注

宋衷　陸績

蔡文邵　虞翻

范望　章察 講疏四十六卷 發隠三十卷

王涯 又有説文一卷　宋惟幹

林瑀又有說文一卷　杜元頴
郭元亨　陳漸
范諤昌　林共圖一卷
王長文晉通元一卷

太元經

易可準乎曰難矣何爲其難也曰天地人之理混淪於未畫之前二三聖人察天之微窺地之奥以神明夫人之用文王因伏羲孔子因羲文而易道極矣文王非舍伏羲孔子非舍羲文而自爲之書也易經三聖以經天地人之道是道也吉凶悔吝消息盈虛雖天地鬼神無所藏其蘊而匹夫匹婦可與知者也楊雄氏欲以一人之力而規三聖所成之功是爲難乎子雲豈不知此者然則子雲亦有得於易之學而欲自神其用其曰天以不見爲玄地以不形爲玄人以腹心爲玄此子雲之所以神者也子雲之意其疾莽而作者乎莽乎失道莽輙亂常子雲酌天時行運盈縮消長之數推人事進退存亡成敗之端存之於玄三方象三公九州象九卿二十七家象大夫八十一部象元士而玄者君象也總而治之起牛宿之一度終牛宿之二十二度而成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明天人終始逆順之理正君臣上下去就之分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以爲違天咈人賊[redacted]臣盜國之戒子雲之意也子雲敢以此準易言者蓋以卦氣起于中孚震離兌坎分配四方六

十四卦各主六日七分以周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據此言之窒矣桓譚曰玄與大易準班固曰經莫大乎易故作太玄是知子雲者乎不知子雲者乎

新序說苑

河間王大雅文獻蔚然風流崇經尚文殫極禮樂而所尚醇正言議彬彬何其雍容不群如此也三代以下一人而已抑其時所遭者然歟磐石之宗莫可及之者向以區區宗臣老於文學窮經之苦崛出諸儒炯炯丹心在漢社稷奏篇每上無言不危吁亦非以其遭時遇主者如是歟先秦古書甫脫燼刼一入向筆采擷不遺至其正紀綱迪教化辨邪正黜異端以蓋者盡在此書茲說苑新序之旨也嗚呼向之書誠切切矣漢之政日益萎薾而不振入亂而後已一杯水不足以救車薪之火此歟觀此則向之抱忠懷誼固有可憐者焉觀河間之雅正不迫亦一時歟

抱朴子

自陰符一鑿而天地之幾盡洩玄經一吐而陰陽之妙益空所謂道者非他只天地之奧陰陽之神而已神而明之可以贊化育經範圍可以治國平天下可以脩身養性而致長年可以清淨輕虛而與之俱化予自少感於方外之說凡丹經卦義祕笈幽篇以至吐納之旨養鍊之粹沈潛啓策幾數百家靡不竭其

精而顯其隱破其鋌而造乎中猶未以爲得也於是
棄去之攻易日讀繫辭所謂天地之幾陰陽之妙相
與無窮之甄治之而吾之道盡在是矣所謂吾之道
著非他道也吾自得之道矣及間觀雅川弘業諸人
所録及內外篇則往往皆糟粕而筌蹄矣今輙書此
以斷內外篇則吾之道亦幾於繫且吐矣後之悟者
必有會於吾言

文中子

道始於伏羲終於孔子孔子以來二千餘年矣孟軻
氏楊雄氏王通氏韓愈氏皆祖述孔子而師尊之若
通拳拳於六經之學自孟子而下未有也續書以致
漢晉之事續詩以觀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
疑易止於讃禮樂止於論嗚呼通之用心足以知聖
人矣世卒以是疵王氏是殆未知其所以知聖人者
乎善乎日休皮氏之言曰禮之篇二十有五詩之篇
三百六十元經之篇三十一易之篇七十孟子能踵
孔子而贊其道與乎千世可繼孟子者通也按杜執
禮所作文中子世家又有樂論三十篇讃書一百五
十篇元經凡五十篇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
稽夏琠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攷樂

父仲華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至是畢矣陸
之謂之王氏六經嗚呼蓋自孟子歷兩漢數
僅稱揚雄歷六朝數百年而僅稱王通歷唐
而唯一韓愈六經之學其著

匪難乎異時房衛諸公共恢文武以濟貞觀之盛
亦天命也此蓋出於司空表聖之言其尚知道乎

元子

元子曰人之毒於鄉毒於國毒於鳥獸草木不如毒
其形毒其命人之媚於時媚於君媚於朋友郡縣不
如媚於庇媚於室人之貪於權貪於位貪於取求聚
積不如貪於道貪於閑靜人之忍於毒忍於媚忍於
詐惑貪溺不如忍於貧苦忍於棄廢英哉斯言次山
平生辭章奇古峻絶不蹈言古今其觀柳柳州抑文
英啒唐代文人惟二公而已猶有一說頌者所以美
盛德之形容也如江漢諸詩所以寫宣王中興之美
者皆系之雅唐既中興而磨崖一碑乃以頌稱浸郎
豈不能致思乎此耶初結居商餘山著書其序謂天
寶九年庚寅至十二年癸巳一萬六千五百九十五
言分十卷是蓋有意存焉卷首有元氏家録紀其世
次

皮子隱書

皮日休隱書六十篇有曰古之用賢也爲國今之用
賢也爲家又曰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爲己累故己憂
之今之官人也以己爲天下累故人憂之又曰古之
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者爵在其中又曰古之決獄
得民情也哀今之決獄得民情也喜古之殺人也怒
今之殺人也笑嗚呼斯言也痛快哉

子略卷四

騷略目

卷一
九懷
蒼梧帝 湘夫人　思禹 湘君
越王臺 東皇太一　鴟夷子皮 雲中君
浙水府 小司命　秦遊 東君
江夫人 大司命　東山 河伯
嶀山雨 山鬼
山中楚辭 六
欸乃辭　後欸乃辭
卷二
嶀臺神絃曲 二　花飛引

蓬萊遊二　秋蘭辭少司命
小山叢桂　章華宮對
朝丹霞　幽蘭賦
卷三
水僊花前賦　水僊花後賦
松江蟹舍賦　後長門賦
讀易賦　秋蘭賦
騷略目

騷略卷一

高氏似孫續古

離騷不可學可學者章句也不可學者志也楚山川奇草木奇原更奇原人高志高文又高一發乎詞與詩三百五文同志同後之人沿規襲武摹倣制作言卑氣嫚志鬱弗舒無復古人萬一武帝詔漢文章士修楚辭大山小山竟不一企況騷乎嗚呼詩亡矣春秋不作矣騷亦不可再矣獨不能忘情於騷者非以原可悲也獨恨失騷不及一遇夫子耳使騷在刪詩時聖人能遺之乎嗚呼余固不能窺原作循或知原志者輙抱微款妄意杼辭題曰騷略越山川曾識舜禹作蒼梧帝作思禹又經句踐君臣作越王臺作鴟

夷子胥吳爲越所滅失於棄胥也作浙水府始皇東
游以功被石作秦游王謝諸人殊鍾情於越迄爲蒼
生一起作東山其以德著于縣祠者侑之歌作江夫
人作嶀山爾命之曰九懷嗚呼後之視今今之視昔
也知我者騷乎

九懷

望九疑兮雲雨心慘慘兮思君冉冉兮愁痕楚波深
兮斑竹浯歷嵯峩兮極眺訊遐心兮誰將蛟何躍兮
衝波鴻何驚兮離縱溯有蘋兮渚有荃欲將誠兮無
能宣蒼莽兮何之攬茝余兮嬋娟羽何音兮鏘鏘鳳
何儀兮濟濟朝騰余軔兮椿陰夕娱兮清灃蹇躊躇
兮自喜遡清川兮如洗植館兮雲中樹之兮石磊磊
貝闕兮鱗堂雜青楓兮始霜芷路兮衛薄桂飛橑兮
蘭房相芰荷兮可衣美秋菊兮曾粮瑤華兮在席江
有離兮吐芳被薜兮帶蘿表之兮以蘭香彙衆卉兮
揚徽貯芳辛兮同薰哀絃切兮入雲靈來下兮繽紛
捐余璫兮中流遺余玦兮北渚儼奉君兮嘉薦乃遺
余兮芳杜時契濶兮難再聊歌風兮自語

蒼梧帝　湘夫人

攬九州兮余憂民將魚兮誰瘳水受令兮安流麦芃
芃兮方秋老帝力兮茫茫射神魚兮飛舟朝帝君兮
不下奔故疆兮生埃踏蒼龍兮倏東棲靈游兮故宮
擢桂棟兮蘭房蕙幬兮荃床翳殘書兮鏵鐕杳空山
兮神揚神揚兮何極有人來兮爲之太息濕刓石兮

酒寒隱懷君兮傷惻蓀橈兮桂櫂海若兮獻月采水
碧兮紫淵弄蠙珠兮冰穴無一芳兮可酬心難吐兮
猶咽砥柱兮湯湯龍門兮阻長事難古兮悲傷迹蒼
莽兮蹇余以何往朝欲逝兮河津夕濯衣兮西溆花
漲兮彼惡魚鬪兮雲舞沐余冠兮嵳嵳濯予璫兮楚
楚靈心憚兮來下乃遺余兮芳杜玩芳杜兮三嗅時
不來兮孰與

思禹　湘君

草長兮菲菲越山青兮霏微王在珮兮欲語望故宮
兮如歸酒瀾兮猶香傻流光兮庭幃芳俎進兮蘭籍
玉鱗寒兮牲肥靈翺兮醉只笙嚧雲兮霑衣鼓[illegible]
兮無留月共載兮依依樂莫樂兮知幾哀莫哀兮[illegible]

離鷴鵠愁兮忘飛

越王臺　東皇大一

江欲冷兮丹楓月將鈌兮初鴻天如灰兮沉波櫂有
聲兮追風易莫易兮謀功難莫難兮圖終東山兮誰
作若斯人兮猶窮水下鷺兮溶溶山揷雲兮叢叢叫
夫君兮不聞揹遺璧兮如空君不來兮誰晤余心憂
兮冲冲

鴟夷子皮　雲中君

越山兮青青江波兮噴薄萬里兮長風引驚瀾兮去
之夫君兮以淵爲期水何爲兮勞苦越山兮升雲江
水兮未平擧酒兮訊君將與余兮心傾若有人兮颷
雲旗舞神魚兮踏文螭奏水星兮叫冰夷橫壯氣兮

海為飛麋臺兮生草言知毛兮人呆呆夕宿兮江皐
越兵西兮如拉搞一沐浴兮九江水揚波兮淙淙飛
余橈兮鴈渚舍余瑠兮漁江望美人兮未來心不怡
兮難降有酒兮如冰呼膾具兮魚龍腥澆磊塊兮洗
磅礴有老父兮愁偏醒

浙水府 小司命

君之來兮鞭朝令冰夷兮毋驕撫余車兮安驅海難
塡兮魂銷龍翼軿兮既東旗翠翳兮生埃蛟抗刃兮
波赤嚥霧光兮蓬萊樂莫樂兮佳游哀莫哀兮忘歸
簫鍾兮鐃鼓吳歌兮楚舞魚飛兮鴈奔君之樂兮俁
俁戀蹕兮羌我陳席兮楚楚撰德兮荅崖秦誇聲兮
豪詡駢雜遝兮鑾玲瓏窮南迹兮窺踐宮民如蟹兮

誰能聰海水作兮號魚龍歡未殫兮樂未終金母號
兮潢旗紅

秦遊 東君

江与兮青山水既去兮復還引微風兮無瀾擢桂槳
兮開閑望美人兮來下靈翩翩兮從女勞中流兮揚
艅鴈邕邕兮遵渚玉衣兮晝裳御清氣兮前青鳳穆
川后兮靜波湘君遺兮蘭芳行貞兮昭昭瑠明兮玉
娟天門兮為開萬夫哀兮惟女賢翠帷下兮沉沉花
飲露兮陰陰素鱗寒兮不動寄風琵兮瑤音涉江兮
采蘋剪綃兮躅塵奉瑤華兮結辭靈不見兮愁人愁
人兮柰何目眇眇兮微波路杳靄兮脩長其柰何兮
夕歌

江夫人大司命

若有人兮山阿樂莫樂兮在適紉余珮兮有蘭愜余裳兮有蘿凌八荒兮騁望悵山河兮悲壯倒天漢兮濯江淮眇風雲兮晤懷竹樹兮宾蒙海月兮朣朧君何爲兮山中鴻奔南兮逼輕舟歌聞天兮擊中流氣浩浩兮横九州山冉冉兮生雨水汪汪兮迷浦鳰一吽兮花愁期美人兮春渚

東山河伯

秪蒼崖兮燕危磐梳淵洄兮夏留寒谷懐煙兮川引霧出漁鄉兮入樵路巠如懸兮石將危蕩蘭舟兮揚桂旗江有蘺兮溪有蓀沙一抹兮雲岳岳来宜雨兮飄宜風香在罏兮各爲功村醪熟兮春無度水羞香

兮雲登姐晴陰節兮花亂飛老漁歌兮野巫舞戀兮憎忘歸人無忘兮雨而雨維余舟兮欵神闕石磐兮蘿漫漫帷之褰兮風毳急石可憩兮苔痕斑湄中人兮夜漁急神魚舞兮陰妃泣報靈君兮千呂集水如練兮月寘寘若有絃兮作湘聲舟欲去兮且復留耿不寐兮空隱憂

嶀山雨山鬼

山中楚辭

山中可樂不可説也旣釐越一壑多種草木多釀酒日與客游不知日之夕西時之老也乃輯歌語爲山中楚辭

一

山如疊兮栖霏煙鳥徘徊兮翠如裹蔭松栢兮牽丹
泉猿在上兮鶴在前拍浮丘兮延偓佺話坎離兮生
坤乾問山月兮今何年月得道兮玄之玄

二

月澄午兮收雲嚼鮮芳兮予酒朝列宿兮將擧炯其
北兮惟斗斡四令兮無惰活元氣兮聊聊一壘兮上
訴思超凡兮辭垢

三

穆東皇兮受命樂山中兮俱春風引樹兮欣欣雨生
波兮粼粼天有心兮康予朝復朝兮趨新春空勞兮
又去山青青兮予親

四

若古兮多許御夏兮高明瑟千山兮在下石吐泉兮
泠泠柔新果兮半熟被疎絺兮全輕非老士兮孰悟
亦古人兮予盟風來南兮洗琴棊落落兮爭聲心有
官兮自玉天相知兮同醒

五

桂樹兮團欒籬菊兮可采石磊磊兮泓蕩鴈嗷嗷兮
雛鷇人心悽兮易凉時令還兮誰繹攬古昔兮自悵
視彭殤兮何待吁嗟秋兮不以悲而能輕不以愁而
爲息若得意兮騷者酒淋騷兮如海

六

木蔌蔌兮皆冬汎山林兮迎雪匠此妙兮磅礴信天
人兮豪傑當是時鴈分黯淡之雲花弄扶疎之月酒

渉雋兮少對詩造微兮自悦天山兮誰饑蔡州兮誰
决眇斯人兮毋作雪霏霏兮空潔

欸乃辭

客有遺王右丞捕魚圖者愛其風景蕭遠
漁事安閑無一毫較利競名之意切慕其
趣樂其高爲之歌曰欸乃辭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
兮木葉下揭揭兮寒菼瀸瀸兮輕罛有鶖兮在梁鴻
何爲兮離網白蘋深兮騁望水之清兮濯纓翁不語
兮嗔偏醒欸乃一聲兮天水渌

後欸乃辭

柳千厓漁翁詩蕭蕭湘君湘夫人清風不
可以筆墨機緘索也世人論次楚辭乃以
天對晉對推之知者浅矣因掇杜公句伴
漁翁詩爲後欸乃辭嗟嘆之不足也

洞庭瀟湘白雪中中有雲氣隨飛龍漁父天寒網罟
凍山木盡亞洪濤風又歌曰漁翁瞑踏孤舟立滄浪
水深青寘潤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又
歌曰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
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渌

騷略卷一

高氏似孫續古

嶀臺神絃曲

神絃曲出於唐娯靈脩也嶀臺介剡山水間神境奇拔中抱霖雨時庸濯靈似孫甲戌春奉　先公綍車過臺下酹江有祈風反須臾一帆脫矢直擣山步灘磧不驚神光赫流肇敏桴鼓乃依楚辭章句度迎神送神辭刻諸山中用毋忘英造

迅雙槳兮刋中流風與力兮飄無留瞥逝鴻兮呵慵蚪芷泣香兮木鳴樛宛有人兮山之幽翠剪字兮旌

桑桑朝陽溢兮夕陰洲月不動兮雪霜浮期靈君兮一倏游虚谷應兮寒颼颼酒可醺兮蘋可羞靈不鄙兮攄吾愁

二

水清清兮石鑿鑿浪攻崖兮風洗壑天飛凉兮衆木作元氣湧兮魚龍惡若有人兮老叢崿跨黃羆兮虔衛幄夕鴻濵兮曉名嶽懐霖雨兮時雷雹靈來娭兮瑟蘭勺水光開兮煙罷漠律孚辭兮徵眇邈林劃嘯兮靈歟樂

花飛引

蘇楚自廬山來與予同在山中數月酒必酒詩必詩予平生友如楚者不一二數其去也各灑涙花竹間不勝依依乃書此送之西

花少思兮離離企佳人兮不來風嫋嫋兮吹愁緑滿樹兮香在苔鴂哀兮山裂芳菲兮今歇杳新知兮誰悦期佳人兮柰何別

蓬萊遊

植臺松桂杉篁之表翠樾如圍一塵不汩字以蓬萊游而有其辭

緑連霧兮窈窕翠生香兮輕浮花得道兮無妍鳥涉僊兮何愁心太平兮太平功如水兮先秋喬松來兮樂去聲余蓬萊樂兮堪游

木采采兮交藤雲飛來兮隨鶴月欲去兮仍西風吹花兮未落花未落兮猶春酒依依兮如昨王與謝兮讓余蓬萊游兮堪樂

秋蘭辭 少司命

秋蘭歌三閭大夫以奉司命者至漢張衡賦兩言之秋蘭被涯又日纈秋蘭之幽華而鄙夫秋蘭榮何晚曹植秋蘭被長坂潘岳流聲馥秋蘭傅玄秋蘭豈不馨江淹秋蘭被幽崖諸人疑於蘭眷眷者而九歌遺情輙鬱弗彰悲夫乃抒蘭辭

酹大夫

秋蘭兮青青得道兮如素娟娟兮好脩行隱隱兮不渝夫人兮孰懷美蘭何爲兮靚處秋蘭兮英英

兮自明山中兮無人其與誰兮晤傾悲復樂兮樂復悲悵來者兮不可期悲莫悲兮有所思樂莫樂兮心相知贈子兮雜珮朝能來兮夕能會暮雨兮生愁心繚愰兮何能慨訊蒼蒼兮如何天不語兮雲嵳嵳吐琬琰兮自通宛清揚兮山之阿望美人兮不來闇寥寥兮浩歌雲裾兮風裳引流瀣兮朝陽澹自樂兮優尚羊豈無人兮而不香

小山叢桂

招隱士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漢淮南王安好書招致賓客游士八公之徒爲辭賦篇章曰大山小山猶大雅小雅也而騷之意度氣蘊小山能知之然其詞有

曰山中兮不可以久留乃作小山叢桂
庶幾乎招隱者仍反其詞焉
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布護兮翠交流壑谿錯互
兮雲崪霄石戔戔兮溜鳴琤鶴陰陰兮猿嗷嗷攀援
桂枝兮聊佳留聊佳留兮遷遷訊有華兮東籬風景
兮不可支襟將舒兮孰怡碕兮申山岑光擘賾遂兮
心愰惚濁兮沕寥兮瑟樫蘿密叢灌盤紆兮杳藏日
嶙峋鑿落兮蓳蘢回複榛薄蓊薀兮葩華棻郁青蘿
素蔓兮薇蕪或虩兕勇熊道兮來嘯來伏山中埜埜
兮嵬嵬冷冷兮濟濟蛩唧兮禽嘶秋風兮自來攀桂
枝兮聊須留桂花開兮芙蓉寒桂花落兮芰荷乾若
人兮悲秋山中兮胡爲不可留

章華宮對

趙王見大夫於章華之上妃嬙奏瑶勺絃管玉金振
作王曰宋玉嘗稱有女清淑夭鮮居色之麗有是夫
大夫曰臣聞女不畏醜而畏乎妬自古然也臣不敢
言趙王曰寡人則異於是試爲寡人言之大夫進曰
臣聞宋玉以風賦諫神女賦諫又以大言賦諫雖進
規展忠不一蹈原之危且切而其含意微妙詞亦婉
矣所謂清淑夭鮮居色之麗者特喻夫士耳女以色
爲命也文獨不爲之命歟色有自畏文豈不然言何
益趙王曰善迄爲寡人言之大夫曰唯唯臣聞宋玉
嘗歷九土行五都游咸陽道京洛出入鄭衛溱洧之
間當是時春日載陽綿蠻倉庚有女清揚爰求柔桑

中有一姝窈窕含光温柔容冶瑩不受粧玉嗟其美
又慕其莊爰弛于行歎之詩章其詩曰靜女其姝俟
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蹰女曰參差荇菜左右
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王又曰爰采唐矣沬之鄉
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女又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
帨兮無使尨也吠時乃度益恭辭益肅揚詩守禮終
不過差是足稱也於是楚王稱善而嘆曰寡人不能
有也大夫爲寡人圖之大夫避曰臣不敢臣不敢

朝丹霞

歲辛酉元日夜半夢升天雲氣彤爗光
流玉霄朱門金鋪丹碧璀璨金榜在上
曰丹霞宮

帝君被髮仗劍坐於中閾武士金冑闟
然揮呵曰汝本朝
大宋皇帝也予歛服端拜心神竦昴歷
屋數十間見霞衣星冠出入者百數乃
依入者以趨至庭下爲天樞院須臾兩
貂蟬擁靈君替曰天樞上相予拜相亦
拜大青杯設茶泠如氷東横兩朱几几
上籤卷秩秩因輙問此何書耶相曰郊
年進
上帝故事也以其一授予黃羅而金欄
一行三字字大書一黑床設大玉盆予
曰此非洗玉盆乎相笑曰是俄揖予典

過一二十廊至小軒甚窈靚軒下六井銅爲欄顧予曰一井有水水通海自海井導爲六耳又過小廊至一齋凡三楹環設可一二十几几各一研予捧玩驚喜最後一石刻曰陽嘉元年相舉以賜予自勉以道予拜而受夢忽寤時巳五鼓既以詩記其事因閲庫簏况朝上清辭愛其幽古婉暢脫玄塵滓依稀其趣作朝丹霞

沐佳施兮清靈滌三生兮無腥迅玄挺兮嘉會蛻吾骨兮坯吾形

杳倏駕兮潛青寘舞剛風兮鵠分翮上何有兮無能名老積焉兮寒泠泠

紛復窈兮流火庭物受鍊兮愁六丁爍此鼎兮神無僨雪盡垢兮朝朱陵

轉璇樞兮上亭亭一語契兮驚群星味清淨兮不可經玄復玄兮發新硎

晝琳琅兮黃金繩帝監觀兮燕請寧聞不聞兮皦無際毛髮竦兮心爲氷

井有波兮通滄溟玉抱德兮誰能銘憺來歸兮析然醒道有成兮其當升

幽蘭賦

蘭曾伴屈大夫政復何恨然非屈大夫無知蘭者予固非知蘭亦非知大夫者

後五百年或有知予者焉
皇以度而揆予兮宛貞貞而孔安含素光以致濁兮
考幽人之所槃澹群動而不競兮約泂美而且閑靜
孤風之翛翛兮幾邀貪而律頑一既分而爲乾兮老
群星之芒寒又一索而坤動兮百嘉熾而多蕃予乃
持其神秀兮成天地之所難陵高姿以吐妙兮抱幽
古而遯觀峭東森之特立兮非盜蹠之可姸懿西子
之孤靚兮豈嫫母之並歡彼釜礫之自珍兮有瓚璺
之獨剋又薖藡之盛蔚兮幸蘅若之未殘勺明水以
薦芳兮三沐浴乎清瀾耿積雪其如素兮尚有知予
寸丹耿洞庭之始波兮木舜葉其珊珊涑洒[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合兮騁白蘋而渺漫招帝子而不來兮[illegible]乎[illegible]干江
干導微馨以輸誠兮律九歌其銷魂

騷略卷二

高氏似孫續古

水僊花前賦

水僊花非花也幽楚窈眇脫去埃滓全如近湘君湘夫人離騷大夫與宋玉諸人世無能道花之清明者輙見乎辭

天以一而生神坎既習而成玄濴沖奥以致潤抱孤貞以成妍禹何智以能海義不神而開乾際壑烝之無畔壯英心之自僊悲莫悲乎巫咸之鄉哀莫哀乎原靡之淵迅英挺以如濯肯徘徊而自憐至若鮫館截綃而凝霜貝庭含璣而媚川蒼茫乎三島之接霧杳眇乎十洲之匯天雲雨閑霽水空澄鮮一色如磨

萬波不顯亦有帝女兮泣竹湘君兮鼓絃神妃兮解佩冰夷兮扣舷是皆凝姿約素挺粹含娟以婉自將以淑相宣芳以氣屬妙以辭傳指北渚以將下薄西津而驟旋或搴芳若或采佳荃有蘭可餐有蘋可搴於是樂極忘歸塵空失躅萬慮俱泯餘情獨筌扣冰娥以勺斟訪瑤毋而潔蠲挹水星以請命託神祇而垂甄已矣乎超萬刼以自蛻麗一徽而獨涓懷琬琰以成潔抱雪霜以爲堅參至道以不死秉至精而長年是蓋苞水德之靈長含五行之自然者乎

水僊花後賦

予既作前水僊賦疑不足以濮予之情者乃依稀洛神賦爲後辭尚庶幾乎

余從太史游覽山川汎瀟汨下澧沅摩嶷雲息梧墟歲莫天寒僕痛車顛爾乃釋鑣乎茝涯進秣乎芝壘周旋乎荆澥騁望乎湘淵於是神疑目駭心離意惻即之爣況適焉彷彿覩一美人于水之側乃拊從者而訊之曰汝有識於彼者乎彼何人者甚閑且潔也從者進曰僕聞玆水之靈曰湘夫人然則太史公之所遇其或是乎其形維何僕願知之余告之曰其狀也皓如鷗輕卽如鵠停瑩浸玉潔秀含蘭馨清明兮如閬風之翦雪皎淨兮如瑤池之宿月其來始也炯然層冰出蛟螯其徐進也粲然清霜宿瓊枝沈詳弗矜燕婉中度不穠不纖非然非訴美色含光輕姿約素瓌容雅態芳澤不污素質窈裊流暉婉娟抱德貞

亮吐心芳躅婉嫿幽靜志奉神閑柔於脩辭旣卒日
鮮飭躬被服稽圖合章戩五采之英珥兮錯九芝之
明璫舞碧霓之脩帶兮妥英雲之輕裝顔有鍊而如
灼體非薰而彌香沐婞容之練練秉清氣之徜徉於
是舒懷肆逸且娛且翬羽蓋翳映翠旄繽紛軃金搖
之欲墮兮玩晴洲之青蘋余衷眈其靜變兮黯澹蕩
而馳神媒不靈於締歡兮託湘波以通勤暢中靈之
胥悟兮指予璫於水濱懿玉儀之靖莊允約矩而應
規輕瑶華而不御兮指二南而揚詩謂皎日之可鑒
兮非暗室之自欺數解佩之夙遇兮風嫋嫋而凝思
志貞介而言妙兮誓守禮以將之於是靈脩竦然嫣
婉徘徊拊孤影以欲翥翕心將飛而仍回褰蓀幬之芳

烈蕉並房之玫瑰感幽志之悽激兮喟揚音而彌哀
爾乃衆眞縹緲並游嬪侶或濟西瀣或臨北渚或采
幽蘅或茹芳杜約洛川之神妃會巫陰之奇女清莫
清乎姮栖愁莫愁乎牛渚清輕裾之裔裔泠清飈而
雲舉體迅飛鴻俶若輕雲流睇橫波餘芳氤氳其度
有則不顚不危優柔靡忒必競必祇温乎如玉瞱兮
陸離精采相授惹余其悲於是川后歛飈冰夷却濤
龍伯獻珠鮫人貢綃躍三虬以指塗麩蒼芝而夾御
雙螭帖其馴乗儼華旂之布濩鶩鶱嘯而先驅翡翠
翼而齊鶩於是趨鼓鼉過洞庭洗月轂飛星軿流清
聲而吐奇誦坤乾之大經畫三靈而不汨潛一意而
長醒恍揚袂以如失雪微沆而露纓拊佳期之不來

日冉冉而西征兮微素之孰寄誰其將予英瓊揚清波而微注指潛淵而自驚恍精采之相授迄難陳其餘情於是游倦思歸路異神留遺思杳眇寤寐好逑是悠悠而何之指寒川而薄憩蘭菲菲而襲予睇碧雲而搖曳信心會而神交豈綢繆之未契竦僕夫之儆予命速駕乎蘭楫其毋惑於所悅當陳古而爲之制

松江蟹舍賦

鴟夷子皮既相句踐殲闔閭殄夫差吊子胥無纖恨於越人乃騁懷於西吾乃昂然作喟然呼曰免死犬烹鴻罹于罦古人所危吾其亟圖方將朝三江夕五湖一去不回樂哉此桴蓰其遺於人間情娟娟於姑蘇水統乎笠澤天包乎具區松陵亙潮太湖交瀦川納壑府波畫村墟石罅碕岸崖鼈別嶇波程杳渺水路盤迂洄渚碁布聚落星敷采之於山則綠膩女桑黃苞橘奴收菽貢梨剝棗擷茶取之於水則絲被紫蓴翁含青菰采菱舂芡食蓮燒蘆是皆舟子所鄉魚郎所廬葭菼兮爲域莞葦兮爲郛鴻鷺兮爲鄰鶬鴰兮爲徒時則天澄月淨風恬露舒或霧氣之濛沫或煙雨之扶疎棹歌亂發漁榜疾徐命儔嘯侶靡一不魚蔭柳邊之巢椽注隔花之罾無兒奏輕笱婦呼飛罛水事濊濊一發靡虛乃有鱠殘之鯽四鰓之鱸瓌異叢鯿鱗甲紛拏鯹皆會於漁市羡足給於魚租至於露老霜來日月其徂萬螯生涼含黃膭膚其武郭

索其雄雖旰其心易躁其腸實枯勇鼓而喧集齊奔
而並驅鷗夷公顧而笑曰昔者吳之將微民甚囂虞
厥有躁亂害于菑畬是固汝輩之所騁者歟吳人趨
而告者當是時也善有鮮鑒貞有罕孚樂鴆乎毒習
甘乎詖一齧方妍漂香沉珠樂極危生淪胥以鋪是
故非蟹罪也維我吳人以漁爲娛每施勤於簄斷皆
得志於江塗方洞庭兮始霜熟萬嫁兮豐腴執一穗
兮朝魁目洪濵兮爭趨工緯蕭兮承流截瀱沸兮防
逋燎以乾葦檻以青䈒喧動涼纒驚飛宿鳧其多也
如涿野之兵其聚也如太原之俘蟹事卓犖八荒所
無今敢藉以涼荻束之風肅顧奉一醉獻諸大夫大
夫啓然笑曰嗟汝吳兮巨鼇樂太伯兮開初括于舉

兮自裕跨蠻荆兮遠摹于星紀兮經略控軫野兮專
書至若藪澤幽靈川瀆滮洿灌注兮天下之半鬱拂
兮瀛州之居忘越矢之倏西嘆麋臺之交蕪余方超
萬物兮如蜕豈一蟹兮樂且吳人再拜進曰大夫高
矣儂聞宅金湯之固者莫崇乎德者也建竹帛之功
者莫勇乎謀者也目吳越之成敗慨君臣之嗟戲然
儂者生長水國子孫澤隅朝莫一艇暑寒一簑老魚
鼈而爲命狎鷗鸕而不孤久與世以相忘亦傷今而
欲痛大夫方將謝軒冕樂樵漁儻玄機兮相高庶嘉
遁兮不渝今儂有粳可炊有酒可沽幸江山兮如待
祈風月兮無辜大夫爲之欣然曰若子者是豈以蟹
爲業者歟非渭水之遺智必山澤之脩癯深樂其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藏道於愚欲去兮徘徊欲逝兮勤渠舉酒酬酢道古哀歟與之釋縛爲之拍浮刳甲如山螯橙如餔意晤忘言酒深相扶指青天兮自誓幸來世兮知予眇煙水兮莫流迅孤舟兮長呼蟹翁者三嘆於邑四顧躊躇揖長江而如矢聆浩歌而莫能倶其歌曰天高兮月寒天風兮水急鴻遠兮汲汲人有慕兮何暵及老霜澤兮遺漁斷有蟹兮罛有魚酒荅天兮天知予子不得兮愁何如又歌曰洞庭兮既波松江兮未雪一舸兮自決知者樂兮樂者哲蟹徙兮魚肥風吹觴兮酒淋衣知有蟹兮不知時若斯人兮其庶幾

後長門賦

荷君門之嘉乘兮早服勤於下房挹清暉以長新兮知秉柔以自莊拜姆師之攸初兮輯圖訓以爲綱曾儆戒之有詩兮又窈窕之有章友琴瑟以從容兮叵勺斟於宮商裁白玉以爲節兮妙約珩而結璜筆彤形而垂史兮日好修而靡皇惟寅承於渥澤兮蔚春榮之齊芳每自懲於華敷兮那與春而倶昌信凋落之依時兮一葉霣而欲黃感天序之難一兮悵人生之靡常蹇兢兢於深薄兮寍寵綏之不可量憶嘗參君珮輿兮游君玉堂又嘗奉君瓊厄兮侍君瑤廁華深怯於同登兮爰下拜以徬徨態不期而倏來兮委微軀而輒當君亦諒其微誠兮謂雖柔而亦剛妄自肩於夙夜兮肯或負於蒼蒼者耶宛掖庭之多娛兮左蘭茝而右昭陽方並進於采麗兮仍翕趨於嘉良

綴明璣以如旒兮烱截堄而飾瑠信競媚以取榮兮
此凋謝其奚傷懸明月以自照兮感孤禽之嚬嚬覽
翠袂以深浥兮耿餘悲於寸腸帳玉户之如隔兮夜
寥寥乎未央勺千古以凝盬兮盛與衰其交相女恃
色以爲命兮寧專美於施嬙下蘭宮而周覽兮企璧
門之鸞翔遡僊掌而如擢兮渇露英之瀼瀼雜珊瑚
之叢碧兮羅珍物之琳琅群窈窕之華麗兮嗟夙願
之莫償月在梧而如冰兮風入槐而吹霜鴈無慘而
將寒兮蟀似語而號涼結幽蘅以藉枕兮席荃蘭以
敷床攬翠被以展轉兮味宿薰而猶香愁與夢以難
寤兮不自達於君傍誰以海而爲漏兮滴秋聲而加
長夜漫漫其若歲兮懷鬱鬱其誰揚告女官以輸芹

兮顧一陳於吾王王乙夜而陳書兮必有監於興廢
非宋玉之有聞兮夫誰陳乎高唐仰懋德之無逸兮
宜千萬年無疆願毋輕於螻蟻兮尚飭龜於淫荒

讀易賦

嗟古人之不余欺兮吐微言以昭宣包萬微以自圖
兮肯造端於坤乾沓兩氣之吸噓兮邀元化以齊甄
産六子以該輔兮諧初畫以俱旋人以事而鼓桴兮
物以數而璠鑄昧罔窺其橐籥兮智或殫其眇綿嗚
呼木與孔孰圓命兮肯自放於踣顛迄以道而蓍龜
兮特探幾於羲先老世故之轇轕兮信吾辰之迍邅
泯無悶之可汰兮假羲翁以俱傳雨伯不知其所以
兮羣尤亦莫知其攸然任吉凶之盪摩兮付吝悔之

爭挻覽天人以自索兮坦日用於平平於嗟乎九歌
其誰作兮太圖絜而娟娟既以身爲心累兮猶輸情
於蘭荃又豈知微有可采兮匪伯夷之隘焉抑不如
歸去來兮樂夫天命以自研余亦消息盈虛兮有余
師者聖賢索遺文以退徵兮三加省而逾堅審爻象
以耽玩兮粲日星而陳前數固非可偏揲兮理亦非
可以獨筌嗚呼天生余有命兮余有命其在天妙矣
夫知之精之者在玄之而又玄尚有得於古人兮幸
加我以數年誓將老於斯經兮其毋忘乎三折編

秋蘭賦

客有遺予秋蘭者比家山所毓尤清癯
特香味稍減豈涼未深耶系之以辭

眇銀渚之如傾兮訉宵涼之方幼俶有風之西香兮
竦孤貞之俄秀宛青葉而紫莖兮花四三崇且瘦心
兩兩而一知兮驚汝我之俱舊吁靈均之有靈兮炯
不死而猶壽九其歌之迢迢兮豈韶勺之可奏洞庭
波而舞葉兮菊英英而趨茂何獨憐此幽深兮了非
聞而非嗅杳渚北之雲興兮帝子澹乎先後擷微芳
而薦嘉兮吽湘臯而寒溜余既莫之偶兮律遺聲而
孰扣勺明水以酬君兮耿斯意之不可又君亦裴回
而忘歸兮指蘅荃而將授予更曰芳之克肖兮豈氛
凡之能垢不然易其何言兮令琅琅乎其臭

獻醜集

閨女弄粧自謂天下色也出見施嬙始知獻醜予以詩文獻醜者也自重痼之餘戶外事一不以綴意獨嗜筆硯如奇聲美味每有題著必拊几嗟賞謂意語天出不知前有古人今有作者及示人人傳以爲笑始悔不藏之也然則醜可藏乎曰不可安知不有窺而笑者哉抑笑可禁乎曰不可禁笑則愈笑也與其藏醜而人窺笑禁笑而人愈笑孰若獻醜之笑之爲快也故氏其集曰獻醜嘉熙丁酉中秋日梅屋許棐自序

梅屋記

予小莊在秦溪極北屋庳地狹水南別築數椽爲讀

書所四簷植梅因扁梅屋丁亥震凌屋仆梅壓移扁故廬客顧扁而問曰昔吟逋愛梅未嘗一日去梅爾愛梅無梅屋扁梅屋猶饑人畫餅奚益請去扁乎曰向也以梅爲梅今也以心爲梅扁何問焉扁可以理觀不可以物視片木二字而已理觀四壁天地萬卷春風庾嶺香孤山玉豈襟袖外物哉斷斷以爭其無喋喋以衒其有皆非物理之平也請別具隻眼客曰唯

瘞木文

溝中之斷僕取爲薪斤斧將奏乎止而哀之曰女巢鳳凰者乎棲鷗梟者乎敖歲寒而蒼髯者乎媚春光[illegible]紅紫者乎何榆杙不齒輮輻不錄而泛泛水中之不剡之舟乎使造化者完女根株布女枝葉復生於仁壽之域或使匠氏斲爲琵琴文爲犧象不朽於禮樂之鄉女欲之乎木以臆對曰天地一 紅爐也古今一燄先也尭桀同埃孔跖共燼豈獨乎可哀而爲是拘拘者哉請爨之乎不忍瘞于後圃贊且識曰出乎是反乎是與焚溺異木乎木乎超生死類

朱黄二君說（此二君阿硃阿黄鬱二笔也）

阿丈人揖朱黄君而問曰吾膠漆二友爲梅屋校讎有功請各第而言之黄君曰辭訛理舛非我莫攻黜謬畫差非我莫蓋且中央色也當受衆采北面朱君赭容奮鬚而怒曰句讀我判四聲我分又文之美惡我標我準實破暗之燈火拯謬之丹砂也彼雌其名

而不雌伏耶阿丈人評之曰朱君事業果赫赫滿人目然頻濯髮者易禿苦用心者早衰外澤顏色者內未必無枯槁之疾黄君曰然請書爲主人養生之鑒

海鹽廣福永爲賢首教院記

竹軒住廣福之明年榛蕨芟夷廊廡環接學袍鱗萃慈像金鮮復舊觀之漸歟一日偕知寺淨喜來白梅屋居士曰君與寺鄰吾爲君友壞梁又有而祖監丞題墨前因後緣如此不絕敢有請焉廣福賢首道場也彼宗連住二三十年教異事殊隨葺隨毀更久無雀亦無容身地矣吾持此教居此寺是客去主歸時也一身當百廢不敢不勉第恐主席未煖[illegible]主退客留寺興廢未可知也淨喜援鄰刹[illegible]聞於禮部部然其然符郡郡帖縣及寺一邑[illegible]民又莫不然其然也欲鏤帖以照來者予爲我識居士曰萬物興廢有數而況寺乎寺當廢八萬四千母陀羅臂不能扶其毀當興九十五種外道心不能害其成今寺廢數極數極寺興如冬株剝落春陽必回華孕芳餟客寒不能遏也然則華嚴世界不從天隊則自地湧又其不然舍金雲委施力川增衆妙混成自然愜當是時和尚趺坐一席戒水澄源慧燈韜焰無佛無祖天地一塵昔未來來未嘗不來今未去未嘗不去非來非去是名常住是帖也何必刻淨喜曰石已具姑刻之

梅屋書目序

予貧喜書舊書積千餘卷今倍之未足也肆有新刊知無不市人有奇編見無不録故環室皆書也或曰著書好售鈞爲一貪貪書而饑不若貪貨而飽貪書而勞不若貪貨而逸人生不百年何自苦如此答曰今人予不知之自古不義而富貴者書中略可考也竟何如哉予少安於貧壯樂於貧老忘於貧人不鄙夷予之貧鬼不揶揄予之貧書之賜也如彼百年何樂之有哉書目未有序童子志之

送張南窗序

南窗張君鴈山片玉也一日抱琴過我酒三行起而辭曰梅屋吾與琴相好江湖二十年程山行水不忍一日棄月驛涼宵雪店寒曉手不釋弦弦亦不釋手但未能如匹千里無貴賤長幼使之彈而無忤色將卜居西湖與琴終老因過予以獻一曲曰抱琴來兮鴈山低抱琴歸兮鴈山崔嵬卜居兮西湖之厓身伴琴兮心予期予謝之曰人琴俱清又居西湖孤山之梅添香矣他日予到西湖見鷗鷺當門花竹繞屋而中有琴聲者必君之居也訪君君罷琴而接之乎

融春室記

予多病畏寒未冬爲縮殼蝸矣所居室第三桁下分立四楹中垂一簾對懸樂天東坡二先生像當窗晴日煖肌骨暢柔爐溫火深神氣和適未信天地間別有春也嗚呼室舊室也歲殘歲也何昨也冬而今也春

吾疑二先生在焉霜雪不敢犯又疑葉葉春風自書卷中流出不然是造物者憐我寒窗異令於一室也然不敢私一室之春願馳而爲天下之春貧褐富表同一溫纊家居客寓同一熙臺此予之心也二先生之心也

王文書目序

王文以書謁而貌有羸色予問其故對曰文載書自械而湖自湖而秀村滎郭滯日引月長舟不減輕囊不增重蠹飽而人饑別圖什一之利而未忍不獨貌羸心亦凋矣予曰女書不售他利可圖士不讀書無業可換況當天子興太平以詩言化天下天下之[illegible]方鮮醒陋目刳鉢急心吾見家[illegible]樂而戶鄰架爾[illegible]

然之貌爲欣然之色矣姑小待

責井文

夏五小旱井無羽泉予俯窺而責之曰吾謂女炎夏涵泠凜冬抱溫不趨其時者也胡爲飄冰澄莫瑩玉瀏不易其操者也今衆源猶活爾泉獨枯淮竇塵積甃縫煙生始悔知女者淺期女者之太深也予寧休炊息飲誓不屈耿恭之膝言訖倦甚而睡見童子蓬頭土面焦唇燥吻喝喝而告曰吾井神也使爾釜不生塵衣不凝垢者誰乎使爾筆硯津津濡雲染霧樽罍瀲灩泛月浮花者又誰乎以濟一功一渴成怨何少恩耶當和天閤闢泉亢償子無窮之汲覺不知其所之但聞西簷之雨

送教上人序

人不游學自塗耳目者也士而游學渺渺江湖寥寥師友何處非重賁哉故以貧塗耳目者十常八九僧天地一剎也聞鐘展鉢望塔投所安有士之一賁如是而不游學守巢鳥耳鄉僧脩教讀智者書參飯然靈一句法又飛錫鷲峰目書外之書耳句外之句離山出海之龍象歟鷲峰予舊吟行之地也老矣不能侶馳作送行序

樵談并序

樵身也談心也向月鼎雲崖和樹聲苔泉響高亦可低亦可繁亦可簡亦可縷縷不[illegible]猜鹿豕不忌罔饒舌者語世人世人笑之

耳世人不談王道樵亦能[illegible]

耕耒田者有水慮耕湯田者有旱憂耕心田者[illegible]無慮日日豐年

舉書覆瓿裂衣糊窗誰不惜之士厄窮途落寛窠聞者不憐遇者不顧聽其死生是賢紙上之字仇腹中之文哀哉

與邪佞人交如雪入墨池雖融爲水其色愈汙與端方人處如炭入熏爐雖化爲灰其香不滅

小人出事剥竊入事熏修是攘雞賽神攫金妝佛神佛其據我乎

逢彼躁忿如塗雪著面而易融逢彼笑怒如隙風侵肌而不覺

子怨父貧兄攘弟富妻妾視豐儉為悲懽奴僕視盛
衰為勤怠市道不在門外矣
殺人者死定法也酷吏殺人不死謬將殺人不死庸
醫殺人不死法定乎
凶人祭祀吉神不饗如君子不受小人之苞苴吉人
祭祀凶神不臨如小人不登君子之俎豆
聞君子議論如啜苦茗森嚴之後甘芳溢頰聞小人
諂笑如嚼糖冰爽美之後寒沍凝腹
或問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歲餘與叔敖無辨今
人終身學孔顏何百不一如曰心學滑稽易口耳
學聖賢難
畫工數筆術者片言僧道一經半呪動得千金文士

劌精鉥心不博人一笑吁士也賤何獨在茲
擕魚上砧送蟹入釜無不惻然及坑才陷藝惟恐不
深是不忍於細而忍於大
鬮金閱玉不幸甚矣而先人手澤亦卷分帙散永為
不全之書是遭無饜之秦也哀哉
貴蓄孔鵾賤視賓客肥飼猿鹿瘦役輿臺不義而富
貴者之積習也
衣垢不湔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慚色行垢不湔德缺
不補對天豈無愧心
古人歎未知為人父之道而有子今人未知為人子
之道而有子
庸匠誤器器可他求庸婦誤衣衣可別製庸師誤子

弟子弟可復胚乎

龍有蛇之一鱗不害其爲靈王有石之一脉不害其爲寳士有百行一行偶違不害其爲君子

自己之僊眞僊也不求眞僊而求繪鍾塑呂惑矣

棄行舜趨周冠孔裳者恐未可以貌定也使其見遺金於曠寂之途遇色婦於空閑之室而一不動心是棄舜返堯周孔復肉不然仁義之賊也

或問浮屠氏以身爲旅泊何以彈費金朱華耀土木曰小人性貪非窮奢極侈無以起其信心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霆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渉風波而不疑

讀孔孟之書而不嗜殺人者未爲仁人也讀孫呉之書而不嗜殺人者仁人也

東家富財車馬接踵西家富德風雪閉門

燕處文梁疊深鷄㛹鳩棲弱葦巢折身危蕭曹得其託勳成烈就慶衍後人且增失其託義破忠殘餒貽先世然則劉李豪傑之文梁項羽英雄之弱葦也

上交之難甚矣百諂未必喜一忠刻骨怨之百巧未必録一拙終身棄之所以古人高尚其事

虎不食虎人食人虎不食子人食子哀哉

破瓜傷膚壞梳摘髪色爲之變最珍瘞身列艶靡骨心爲之安

倚富者貧倚貴者賤倚彊者弱倚巧者拙倚仁義不

貧不賤不弱不拙

天不能家訓戶飭賢一人以誨衆人之愚天不能家贍戶給富一人以濟衆人之貧非以賢私一身富私一家也

瘖犬說

別墅二犬一犬瘖廢群佃交議曰職吠者無聲當與不鳴鴈俱死予召而諭之曰夫瘖於聲者未必瘖於心也是畜呼之而來叱之而去不瘖於進退者也賔戚升堂噤而迎之塗人過門喙而逐之又不瘖於親踈者也視夫衛輙吠父王莽吠君管蔡吠兄弟怒聲徒嘈嘈於天下後世耳爾不原其心而鳴者生瘖者死是目持聽衡謬操刑柄生者幸而死冤矣群佃相視而歎曰吾儕瘖於心者也念不到此敢不與是畜俱生拱而退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